



华中语学论库 第五辑

◎邢福义 主编

朱熹经典解释学范畴论要

曹海东 著

华中语学论库（第五辑）

邢福义 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朱熹经典解释理论的
范畴系统”（10YJA720003）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朱熹经典解释学范畴论要

曹海东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武汉

新出图证 (鄂) 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熹经典解释学范畴论要/曹海东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9

(华中语学论库第五辑)

ISBN 978-7-5622-7545-9

I. ①朱… II. ①曹… III. ①朱熹 (1130—1200) —解释学—研究
IV. ①B244.75 ②B0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4224 号

朱熹经典解释学范畴论要

© 曹海东 著

责任编辑: 古沁

责任校对: 肖绪旭

封面设计: 罗明波

编辑室: 高校教材编辑室

电话: 027-67867364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 430079

电话: 027-67863426/3280 (发行部) 027-67861321 (邮购)

网址: <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 press@mail.ccnu.edu.cn

印刷: 武汉鑫昶文化有限公司

督印: 王兴平

字数: 300 千字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9.75

版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前 言

为了建构起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朱熹十分重视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平生于此倦焉孳孳，用力至勤，撰写了一批卓有影响力的诠解儒经的著述，如《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仪礼经传通解》等。宋代理学家黄干论述其经典解释的成就，有云：“于《大学》《中庸》，则补其阙遗，别其次第，纲领条目，粲然复明。于《论语》《孟子》，则深原当时答问之意，使读而味之者如亲见圣贤而面命之。于《易》与《诗》，则求其本义，攻其未失，深得古人遗意于数千载之上。凡数经者，见之传注，其关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门、造道之域者，既已极深研几，探赜索隐，发其旨趣而无遗矣。”^①朱熹在殚其心力从事儒家经典解释的同时，还对经典解释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深入探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和主张，由此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经典解释学理论，成为他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朱熹之前的学者，虽然有不少人对经典解释问题作过理论上的研讨，但均不及朱熹之专门、全面而深入。所以，钱穆先生说：“在理学家中，正式明白主张教人读书，却只有朱子一人。”^②潘德荣先生说：“在中国解经史上，学者们一向注重的是对经典的具体解释，而很少对解释的方法进行归纳总结。朱熹是第一个相对集中地谈论过阅读和解释的方法论的学者”^③，“也是中国学术传

^① 黄干：《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见《朱子全书》第27册《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2页。

^② 钱穆：《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53页。

^③ 潘德荣：《论朱熹的诠释思想》，方克立主编：《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诠释》，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33页。

统关于理解方法论理论的标志性理论家”^①。朱熹的经典解释理论，内容丰富广博，内涵精粹深刻，特色鲜明，创获甚多，将中国古典解释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高峰。刘笑敢先生说：“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的传统有密切关系……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峰。”^② 蔡方鹿先生说：“朱熹的经典诠释学内涵丰富……达到了中国诠释思想发展的高峰。”^③ 朱熹的经典解释学理论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适性和可接受性，不仅在古代社会影响深远，广为历代学人推崇、遵用和传承，即使在今天依然充满生机与活力，仍有借鉴和利用价值。它与现代解释学理论相较，虽然在体系的完整严密程度上有所不逮，但在内容的丰富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上并不逊色。诚如余英时先生所云：“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④ 基于这样的认识，余英时先生又曾说：“‘诠释’传统在中国不但一直没有中断过，并且在朱子手中更得到了各种层次的开展。……他在中国诠释学上的贡献则尚待我们作有系统的研究。”^⑤

的确，朱熹对中国古典解释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经典解释学理论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值得我们作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可喜的是，近十余年来，重建中国解释学的呼声日渐高涨，越来越多的学人投身于经典解释传统的发掘、清理和研究，对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的研讨十分活跃，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正如李清良先生所说：“朱熹不仅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精湛诠释将宋代理学发展到高峰，也通过对实际诠释经验的自觉反思和总结

① 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27页。

② 刘笑敢：《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

③ 蔡方鹿：《朱熹经典诠释学之我见》，《文史哲》2003年第2期。

④ 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见《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页。

⑤ 余英时：《“明明直照吾家路”——〈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新版自序（1986）》，彭国翔编：《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页。

将我国诠释思想推向了高峰，他在这两个方面的成就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在近年方兴未艾的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研究中，朱熹的诠释思想始终是学者们的关注重点，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硕，除了相当数量的论文之外，仅专著就至少已达五部之多。”^①

笔者多年来一直对朱熹经典解释学的研究抱有浓厚的兴趣，对学界的相关研究动态较为关注，认为近些年学界对朱熹经典解释学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了长足的进展，但还没有达到充分无余的境地，尚存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仍有必要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推进。因此，笔者企望自己在朱熹经典解释学的研究上也能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从而为其进一步发展略尽绵薄之力。出于这样的愿望，也基于研究兴趣，笔者近年来尝试着从人类认识之网的“网上纽结”^②——范畴的角度切入，展开了对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的专题研究。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视角展开研究，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想法：

第一，朱熹经典解释学范畴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更无人作专门而系统的研究。今致力于此，有利于拓宽朱熹经典解释学研究的领域，丰富和深化朱熹经典解释学研究的内容。

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在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承载着有关经典解释之理性认识成果的范畴。这些范畴，有的虽是朱熹承袭前人而来，但往往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如“以意逆志”就是如此：“‘以意逆志’是一个历史范畴……张载、朱熹等无不潜心研究孟子的‘以意逆志’……对‘以意逆志’的理解虽然大体上没有脱离赵歧‘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的基本理论框架，但又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③有的范畴则为朱熹所创立，富有鲜明的特色，如“体验”即是其例：“体验是中国古人审美地把握物我关系、追求心物融通的一种重要方式，‘神遇’、‘神会’、‘体会’、‘心契’等中国传统诗学范畴都具有

^① 李清良、夏亚平：《从朱熹的诠释思想展望中国现代诠释学》，《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

^② 列宁在《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中指出：“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

^③ 谭德兴：《论“以意逆志”的理论阐释、实践操作及问题》，《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浓厚的体验色彩，而作为阅读方法的体验则由朱熹首先明确提出：“读书须是以自家之心体验圣人之心。”^①朱熹的经典解释学理论范畴，不仅在经典解释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其他相关学术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他的‘涵泳’范畴奠定了宋以后审美认识论的基本内涵，把道体论落到了实处，深刻地揭示了艺术创造与艺术欣赏的生命性”^②。总之，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范畴以其内涵的丰厚、个性的独特、影响的深广，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值得关注和研讨。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很少有学人措意其间。就笔者阅读所及，只发现有少量论文专门讨论过其范畴，如《朱子“浹洽”论》（戴从喜）等，另有一些专著约略阐述过其部分范畴，但迄今尚未见到对其范畴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因此，今从范畴的维度切入，作专门而系统的研讨，对于朱熹经典解释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内容的深化，多少能起一点促进作用。

第二，对其范畴的专门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和正确评估朱熹经典解释学的理论体系。

冯友兰先生曾言：“中国哲学，没有形式上的系统。”^③朱熹的经典解释学理论也存在类似的情形，没有一种外在的、独立的显性体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内在的思想理路，不具有潜在的逻辑关系和逻辑结构；相反，运用现代学术思维和方法予以审视、分析，便知它是一种具有内在系统性、较为成熟的理论。正如蔡方鹿先生所说：“朱熹的经典诠释学内涵丰富，融会经学诠释与哲学诠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思想体系。”^④又如周光庆先生所说：“朱熹集其大成，终于形成为较为成熟的、有一定系统性的解释学方法论。……如果说，促成西方解释学经历了第一次重大转折，使之由《圣经》研究的分支转变为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是18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那么，促使中国经典解释成熟起来，使之改变了致力的方向，因此而具

① 田军：《严羽〈沧浪诗话〉的诗歌阅读论》，《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② 刘旭光：《格物与涵泳——论朱熹思想对中国美学的意义》，《兰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③ 冯友兰：《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见《三松堂全集》第1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3页。

④ 蔡方鹿：《朱熹经典诠释学之我见》，《文史哲》2003年第2期。

有哲学意味的，则是12世纪的哲学家朱熹。”^① 此类认识和评价应该说是切于实际的。然则，我们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来认识其理论的系统，感知其理论的成熟程度呢？从其概念范畴入手探究，无疑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途径，也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我们知道，“理论体系不是零碎知识的汇集……而是有其一定内部结构的、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是反映对象本质、对象发展规律的概念系统”^②；这也就是说，概念范畴支撑着理论体系。因此，选择朱熹经典解释学的范畴（亦即基本概念）作专题研究，自然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朱熹经典解释学的理论体系：其概念范畴之于其理论体系，有如骨架之于大厦；能窥见支撑大厦的骨架之形，则大厦之貌可想而知矣。此外，致力于范畴的探究，也容易感知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的成熟性，因为“范畴及其体系是人类理性思维的逻辑形式……也是各门科学成熟程度的标志”^③。

第三，对其范畴的专门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朱熹经典解释学的思想精神。

范畴是人们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也是人们表述思想的语言工具。朱熹经典解释学范畴也是如此。朱熹在长期的经典解释实践中形成了一些有关经典解释的理性认识，并将此类认识成果凝结成了系列化的范畴，运用于其经典解释理论之中。综观朱熹著述、语录中的相关理论论述，可以看到，他通过运用一系列范畴，较为圆满地表述了他对经典文本论、经典解释目标论、经典解释主体论、经典解释方法论等的独到见解，其范畴也便有了自己独立的理论规定性，也便蕴含了特定的解释学思想内涵。因此，对其理论范畴（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核心范畴）作专门而深度的解读、阐释，自然能使这些范畴所吸附和内蕴的解释学思想得到释放和彰显，有助于我们深入领会和准确把握其解释学的思想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掌握其范畴，也就如同掌握了一把开启其解释学思想宝库的金钥匙。

第四，对其范畴的专门研究，有利于朱子学研究走向深入。

朱熹学术的很多方面（特别是理学）与其经典解释学相关涉。因此，深入

① 周光庆：《中国经典解释学研究刍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② 彭漪涟：《概念论——辩证逻辑的概念理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③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研讨朱熹经典解释学范畴，有助于深刻地理解朱熹学术思想的其他一些重要组成部分，为当下朱子学其他方面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从而促进整个朱子学研究的发展。例如，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中的“贯通”范畴，是在其“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之框架下衍生而出的（朱熹于《大学》“格物致知”所作补传有“一旦豁然贯通焉”云云），极富理学色彩；如果对其“贯通”范畴的理论内涵进行深入发掘和阐释，则无疑有助于“格物致知”论的深入探讨，能为此类探讨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第五，对其范畴的专门研究，有益于今人的经典解读实践。

范畴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朱熹的经典解释学范畴，则是朱熹及古代众多学人的经典解释实践的结晶，凝聚着他们在经典解读上的一些成功经验和方法，对此加以研讨、总结，能为今人解读古代典籍提供一些借鉴。

笔者选择朱熹经典解释学范畴来研究，大致出于以上考量，于此也可以看出笔者从事这项研究的初衷和期愿。通过实际的研究，最终能否实现期愿，笔者不敢贸然断言，但会黽勉而为，力求做到“虽不中，亦不远矣”。

二

从事这个课题的研究，存在着诸多困难。首先要面对的困难便是对朱熹经典解释学范畴的认定：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中的用语哪些算是范畴，哪些不是；哪些是重要的范畴，必须在研究中提出来讨论的；哪些是次要的范畴，可论可不论。此类困难，颇似罗宗强先生论及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时所说：“这也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领域，哪些属于范畴，哪些只是一般的批评辞语？哪些是常用的、已经进入相对稳定的古文论系统，哪些只是用于一时，带着随意的性质？因了这些问题的不同认识，对于范畴的选择标准也就不同。有的学者已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理论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意见。但要取得普遍的认同似尚须一个较长的讨论过程。”^① 虽有诸如此类的一些困难，但既已选择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范畴做研究，那么就只能在范畴的甄选、认定上多多致思用力了。

^① 罗宗强：《20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因缘集——罗宗强自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笔者认为，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中的范畴，是具体学科、具体理论中的范畴，有别于一般范畴论中的范畴，所以有必要参照学科范畴论研究的通常做法来确定所要研讨的范畴。姚爱斌先生曾据范畴所说明的事物范围的大小及“范畴”数量的多少，将“范畴论”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即“一般范畴论”和“学科范畴论”，认为前者“是关于说明所有事物的所有的词的理论”，后者“是指有关某一具体学科和某一具体理论的范畴的理论”，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一般范畴论’中的范畴说明的是语言所能反映的世界上的所有事物，而‘学科范畴论’中的范畴说明的则是作为某一具体学科研究对象的某种或某类事物；前者的外延（在理论上）是泛指、无限的，后者的外延则是特定的、有限的。”^① 这种看法是颇为有理的。至于如何认定“学科范畴论”中的范畴，现今学者们也有讨论，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如，姚爱斌先生论古代文学理论范畴，说：“作为这一特定学科的‘概念’，包含了关于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各个方面的观念，其表现形式也是那些从各个方面说明、规定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各种词语；至于这一学科的‘范畴’，同样是从各个方面说明、规定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这些词语。”^② 薛富兴先生论古典美学范畴，说：“任何范畴必须是概念，但并非所有的概念都是范畴。范畴是反映一门学科研究对象和过程最重要环节，勾勒该学科基本轮廓的核心概念，是一门学科的骨架。反映每一门学科体系的范畴的数量是十分有限的，每一个范畴却可以有不同的概念表达形式。因此，确定哪些概念属于同一范畴，在一组同类概念中选取一个最为恰当的概念作为该范畴的概念表达形式，就成了范畴体系研究中十分有益的工作。”^③ 金永兵先生论当代文学理论范畴，说：“文学理论的范畴作为人类认识文学现实的纽结、环节和梯级，是主体精神与现实之间交互运动的结果，是对活生生的文学及社会现实的精神提炼。……范畴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文学理论活动中人们言说的主要话语载体，其内涵既是个人赋予的，又是社会赋予的；既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成分，又积淀着大量社会与时代的信息。……范畴不仅是文学理论思维的‘纽结’，而且也是文学理论学科知识赖以系统化和科学

① 姚爱斌：《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224页。

② 姚爱斌：《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7页。

③ 薛富兴：《关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体系》，《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化的“纽结”。……对于重要的核心理论概念、术语、范畴的研究，在西方称为关键词研究。关键词是西方学术界的一个常用表述，是指那些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具有强大生发能力和辐射效应，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术语、范畴。”^①李无未先生论汉语史研究理论范畴，说：“任何一门学科均是由一系列范畴构成的……范畴的概括化与系统化是一门学科成熟程度高的标志。……要确立科学的汉语史研究范畴，应该遵循一些基本性的原则：一是要坚持以汉语史研究科学体系为构建框架，否则就不能厘定出真正的汉语史研究科学范畴。……二是要突出汉语史研究理论科学范畴体系的特点。……三是汉语史研究理论科学范畴的形式定型化问题。”^②与以上诸家相近的意见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引述。此类意见对于我们从事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范畴的研究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参酌学人们有关学科范畴论中范畴之认定的说法与做法，我们对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范畴的甄选、确认问题大致可以作如下几点原则性规定：首先，选作研究对象的范畴，或曰入选的范畴，从语言形式上看，应该是词或短语（但以词为主），而且这类词或短语应该主要来自朱熹著述、语录中有关经典解释的论说材料。其次，入选的范畴，应当是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中内容具有概括性、普遍性的基本概念。此类基本概念能够构成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的逻辑出发点，能够显现出理论诠释、理论预见的功能，能够起到凝聚知识、深化思想、联结实践等作用，能够作为理性认识的工具来掌握。再次，入选的范畴，应该是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知识赖以系统化的一些基本概念，能够共同构成对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体系的表达和说明，有利于勾勒和反映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架。最后，入选的范畴，一般说来，应该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在朱熹的经典解释学理论中经常出现。

如果依循以上原则性规定来清理、厘定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中的范畴，其数量还不少。笔者在本书中不打算对可以入选的所有范畴一一论列，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篇幅、精力有限。如果对所有的范畴都展开讨论，要占用不少篇幅，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而本书的容量有限，本人的时间精力也不甚充裕，故目前对有些本来可以入选的范畴只能暂且置而不论，以俟来日增补论之。二

^① 金永兵等：《当代文学理论范畴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

^② 李无未：《汉语史研究理论范畴纲要》，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34页。

是为了避免研究内容的相互绞缠、彼此重复。譬如说，本书依理应当在前面设置《经典解释主体论范畴》一编，其中应当列出“为己”“持敬”等与解释主体相关的范畴加以讨论；但因后面《经典解释弊病论范畴》一编中列有“为人”“走作”等意涵与之相反的范畴，在阐论这些范畴时或多或少地要旁及“为己”“持敬”等，故为了避免内容的绞缠或重复，就不将它们单独列出讨论，只在旁及时略作申述，想必读者于其意涵能据“为人”“走作”等反推而知。三是有些范畴（如“理会”等）的意涵较为显白，容易理解，故也不予专门讨论。因有上述情形存在，所以笔者将这本小书命名为《朱熹经典解释学范畴论要》——所谓“论要”者，择其主要而重要的范畴加以论析也。

从事本课题研究所面临的困难，除了见于上面所说的范畴认定之外，还存在于范畴体系的整理、范畴层次的划分、范畴内涵的揭示等具体研究中。如所周知，朱熹有关经典解释的理论性论说材料，大都是碎片化的，缺乏形式上的系统性、有序性，零珠碎玑般地散见于他的著述、语录（如《朱文公文集》《四书或问》《朱子语类》等），所以对其中的概念范畴之系统以及概念范畴间的关系，很难从形式上快而准地作出判断和把握；再者，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中的一些概念范畴，往往没有明确的界定，也缺少严密的逻辑论证，其内涵因之具有模糊性、多义性，常常是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所有这些，都给上述范畴体系整理、范畴层次划分、范畴内涵揭示等具体研究造成困难。因此，笔者只有尽力克服困难，将相关具体研究工作尽量做得完善一些，才可能实现预期的研究目标。

三

在本书中，对朱熹经典解释学范畴的研究，笔者主要做了如下具体工作：

其一，对范畴进行逻辑的整合、分类以及层次级别的划分，厘清其网络结构，建构起体系框架，以使范畴各安其位。

如前所述，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虽然在形式上显得零散，没有显性体系，但并不乏内在的系统性。其经典解释学理论范畴也是如此，看似散乱，其实存在着一个潜在的逻辑系统，即通常所谓“潜体系”。如果运用现代学术思维与方法予以审视、整理，可以使其体系昭显。有鉴于此，笔者于其范畴做了聚

“散”为“整”、化“潜”为“显”的工作。具体言之，首先对朱熹著述、语录中零散的相关原始论说材料进行全面盘点、稽考和甄别，发掘清理出重要的理论范畴，并依照上述有关范畴确认的原则性规定以及笔者对研究工作的设想，从中遴选出本书所要讨论的范畴；然后，在现代学术思维和方法的导引之下，对这些范畴间潜在的逻辑关系和逻辑结构进行梳理、分析，并参考现代解释学的理论框架，整合和序次这些范畴，大致建构起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范畴的体系，以使范畴各就其位，并凸现朱熹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精神要义。本书将其理论范畴的逻辑体系分为五个大的组成部分，即经典文本论范畴、经典解释目标论范畴、经典解释方法论范畴、经典解释效果论范畴、经典解释弊病论范畴。每个部分之中又依逻辑关系、逻辑顺序，或直接集次相关范畴，如“经典文本论范畴”之下直接排次“经”“传”“文势”“语脉”等范畴；或进一步分出若干具体层级，然后排次相关范畴，如“经典解释目标论范畴”之下分出初始目标范畴、中级目标范畴、终极目标范畴三个层级，再分别列次“通经”“明理”“力行”等具体范畴。通过以上一些具体工作，企望能将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范畴的网状结构、系统构架呈示于读者面前。当然，因为不是对其所有范畴进行讨论，故本书所呈现的范畴结构、体系框架，自是无法达到完美无缺，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其二，对一些范畴的形成、发展情况以及表达形式作了必要的探讨和论述。

如前所述，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中的范畴，有的是袭旧而加新，有的则是自立而创新，情形不一。对此，本书作了一些具体考述，旨在显现其范畴的渊源流变之迹以及朱熹在范畴运用上的继承发展之脉、革故更新之功，同时也为了展示古代经典解释学范畴运动之一斑。例如，对“浹洽”范畴，本书进行了粗简的探本溯流式考察，认为该范畴萌生于汉代，至宋代开始广泛运用于经典解释的讨论，而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中的“浹洽”范畴则是直接源于二程之学，但拓展和丰富了其内涵。又如，对“体验（体察）”范畴，本书也作了简单的考论，指出“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①，朱熹是历史上最早明确而高频使用该范畴的学人；但就其思想渊源来说，则是直接绍承于宋代理学家杨时。此

^① 此句为朱熹语，见《朱子语类》卷一一。

外，本书还讨论了范畴的表达形式。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中有些范畴的表达形式不是单一、固定的，同一个范畴往往有不同的概念表达形式，采用不同的词或短语来指谓。例如，“力行”范畴在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中又常常以“行”“躬行”“践履”“践其实”等语言形式来表达，其名虽异，其实则同。对此类情形，本书也作了一些考辨和撮述，以便读者全面了解和掌握相关范畴。

其三，对范畴的意涵进行了界说和阐发，尽可能使范畴所负载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得到昭揭和释放。

黑格尔说：“说范畴本身是空的，在某种意义下，这话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些范畴至少是有规定的，亦即有其特殊内容的。”^①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中的每个范畴也是如此，都有其内部规定或曰内在义理，形成了它特定的意涵。笔者对收入书中的所有范畴的意涵进行了界定和阐说。例如，对“自得”范畴，通过考释，指出其基本义为“自然而得”和“得之于己”，前者的具体内涵有二：对经典意义的悟解，要经由一个循序而进、积累渐渍的过程，而非匆遽躁进、躐等欲速所能致；要靠优游涵泳、反复玩味的工夫来达成，而非苦心考索、安排措置所能致。后者的具体内涵有三：切己体察，内得于心；真有所见，自信不疑；见理明透，心亦自定。为了准确而明确地揭示每个范畴的意涵，笔者往往先是寻讨范畴的原初词汇意义，明辨其语义特征，再广泛稽考朱熹的相关论说材料，厘清范畴的理论指述功能、诠释功能等，然后对范畴质的规定性作整体把握和总体归纳，并进行具有建构性的现代阐释。如对“浹洽”范畴，首先通过钩考古代训诂资料，明确其词汇本义为“物体被液体浸渍而湿透”，含有“透彻深入”“周遍无遗”“融贯无间”等语义特征；由此出发，再全面考察“浹洽”在朱熹相关论说材料中的使用情况，观其所发挥的理论指述功能、诠释功能，然后抽绎归纳出该范畴的三层意涵，即“对经典文本的义文与义理作出透彻、全面的理解或解释”等，并作了必要的阐发。此类阐揭范畴意涵的工作，是本书研究的重心和重点所在，但也是难点所在。其范畴大多带有感性的特点，又未有明确的界定，意涵的模糊性、多解性特征较为突出，故今阐揭其义，若想备得其旨，自有其难。

其四，从认识论、方法论等角度对一些范畴进行了论述。

^① [德]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125 页。

范畴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直接成果和思想工具。朱熹的经典解释学理论范畴，是朱熹对经典解释相关问题的认识的结晶与积淀，足可成为后人认识经典解释相关问题的桥梁和阶梯。有鉴于此，本书从认识论层面上对部分范畴进行了探讨，梳理、总结了朱熹对范畴所指对象的一些认识和看法。例如，在范畴“传”的下面，本书发掘和清理了朱熹对传这类经典文本的内容的认识，即传之内容有语义训释、记载故事、揭示义例意蕴、引申发明义理等四个方面。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范畴还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能够为我们从事经典解读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本书对其部分范畴的方法论意义也作了论析。例如，在范畴“文势”“语脉”的下面，结合朱熹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阐述了文势、语脉在经典解释活动中的利用问题，指出经文校勘、句读分析、词义训释、句意疏解、义理阐发等具体活动均可借助于文势和语脉。

其五，将一些范畴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考察，以揭窳特定历史文化对范畴生成、运用等的影响作用。

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范畴的生成、运用等，往往与特定的时代性文化因素相关联，并为之所规定，有其历史必然性。本书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探讨，在考察相关范畴的生成、运用、品格等问题时，与朱熹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进行“链接”，予以综观通究。例如，阐述“明理”范畴时，结合宋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专门探讨了朱熹将“明理”设定为经典解释中级目标的因由，认为这既与他在宋代理学盛行的人文语境下形成的经典文本观、解释学价值观相涉，更与他基于洞察时势、悯世救弊而生发的收拾人心、转变风气、重振儒家伦常秩序的强烈愿望有关。作这样的探讨，意在说明其范畴的生成、运用等受到了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而非偶然、孤立的学术现象。

其六，对部分范畴在后世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析。

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中的范畴，有的在朱熹以后的几百年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涵泳”“体验 体察”等，对于人们在经典解释领域及相关学术领域的认识活动、实践活动起到了良好的导引作用。本书对此作了一些简要的分析和评估，以期彰显它们在经典解释史上乃至整个学术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本书对范畴的研究，大致做了如上一些工作。在此，附带交代一下本书引文出处的标注方法。本书引录了朱熹经典解释学理论的一些原始材料，主要引自《朱子语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两书。注明材料的出处时，引自《朱

子语类》者，一律简称《语类》，所依版本为中华书局 1986 年出版的王星贤点校本；引自《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者，一律简称《文集》，所依版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于 2002 年联合出版的《朱子全书》本（共 27 册）。书中还引录了朱熹《四书或问》中的部分材料，版本亦为上述《朱子全书》本。除此之外，其他引文的出处则按通常的做法标注。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朱熹经典解释理论的范畴系统”（10YJA720003）的资助，本书即为该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的资助。

笔者热衷于朱熹经典解释学的研究，并浸淫其间有年，虽然略有所见、微有所得，但未知之点、不明之事仍有不少，对许多问题还不能犁然以辨、憬然而悟。因此，这本小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疏漏乃至舛误，深望大方之家有以教我。

最后，感谢邢福义教授、周光庆教授、王武子教授对本书写作的关心和帮助，感谢汪国胜教授、匡鹏飞教授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关领导、编辑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编 经典文本论范畴	1
一 经	1
二 传	13
三 文势 语脉	25
第二编 经典解释目标论范畴	49
一 初始目标：通经	49
二 中级目标：明理	61
三 终极目标：力行→修身 治人	93
第三编 经典解释方法论范畴	110
一 涵泳	110
二 体验 体察	124
三 类推	141
四 以意逆志	160
第四编 经典解释效果论范畴	176
一 浹洽	176
二 贯通	189
三 自得	200
第五编 经典解释弊病论范畴	220
一 关于解释态度之弊	220
（一）为人	221